

# 哲学史

## 06 柏拉图论上帝

### 惠顿学院亚瑟·霍姆斯博士著

好的，今天下午我们要讨论关于柏拉图、上帝和宇宙的第三个主要议题。这个议题的过渡非常自然，源于他的理念论。你们可以注意到，他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整个宇宙万物的整体秩序。

他区分了存在、生成和非存在。其中，生成当然是指变化的状态，因此是具体世界的特征。

这个物质的、自然的世界。存在是不变的、永恒的领域。因此，也是思想的领域。

那么，无是什么呢？它是彻底的无念状态。它并非任何具体事物，正是基于此。无中并无任何事物，而无却存在于具体事物的世界中。

它并非任何特定事物。因此，它什么也不是。问题是，具体事物是如何产生的？我们会注意到柏拉图的思想中存在一些含糊不清之处。

柏拉图本人并未预见到后来基督教关于创造是“无中生有”的教义。不，柏拉图并非如此。无论柏拉图试图构想的上帝是什么，他都不是像犹太教-基督教的上帝那样，从无到有地创造万物的上帝。

柏拉图的上帝更像是塑造者、组织者。是的，先生。但是，如果“无”并非被理解为绝对的虚无，即从无到有的意义上的虚无，那么究竟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虚无呢？是的，先生。

事物之所以成为它本身，是因为它参与了各种形式。也就是说，它参与了某种事物的本质、某种特质、某种实体、物种或某种关系。它必须参与到某种事物的本质之中。为了成为某种特定的东西。

所以，如果形式赋予事物特殊性，那么这里所呈现的便是一个非存在的领域，即一切形式的匮乏，它被认为是一种原始物质。原始物质。柏拉图用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完全不清楚。

他的意思是说，有些物质元素一直存在，从未消失吗？你觉得呢？然后，从那团原始的混沌中，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等等。没错。嗯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景象。

这相当模糊。我们观察材料，看看它呈现出什么样的形状。但只有关注存在领域，才能引出关于上帝的问题。

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柏拉图认为存在着大量的理念。你看，这种事物的理念，那种事物的理念，另一种事物的理念，数不胜数的理念。这些理念都是真实的。

它们存在着。你看？它们超越了这个由具体事物构成的世界。超越的领域是存在的另一种境界。

它们与这个领域截然不同。它们彼此之间似乎也互不相干。它们是代表该形式所象征的那种事物的理想状态。

参与其中。

你明白了吗？换句话说，必然存在一种万物之本形。一种形式之本形。一种理想之理想。

既然形式即是善和理想的，柏拉图便构想出一种“善的形式”。而不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善的形式，也不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善的形式。

但这是一种形式，一种理想，一种善的形式。而这正是他在《理想国》中阐述的概念。善的形式的理念。

这开启了他逐渐形成的关于一种超越的、至高无上的存在的概念。这推动他的思想朝着某种方向发展，有些人称之为有神论。剑桥大学哲学家A. E. 泰勒写过一本关于柏拉图的书，据说这本书把柏拉图描绘成了一个虔诚的圣公会教徒。

或许有些夸张，但柏拉图对至高无上的超越性善的探寻，显然是在朝着某种善神的方向摸索。现在，请看一下我刚才分发的讲义。

如果有多余的，请务必还给我。左上角那段摘自《理想国》第509节的内容，是《理想国》的标准页码。他只是在介绍“善”的概念。

他说，正是这种现实赋予了知识对象以真理。那么，知识对象是什么呢？形式。好的。

是什么赋予了这些知识对象以真理和现实？又是什么赋予了认知者认知的能力，使我们能够认识这些形式？嗯，你肯定会说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，是善的观念。当然。

是什么让柏拉图洞穴中的囚徒不仅能看到墙上的影子，还能透过洞口射入的光线看到真实的事物？答案是：太阳。在洞穴的比喻中，柏拉图描绘了获释的囚

徒走出洞穴，沐浴在阳光下，攀登山丘，最终看到太阳的景象。正是这光源，让我们得以认知，得以用心灵之眼去观察。

形式。明白了吗？因此，赋予知识对象真理、赋予认知者认知能力的，就是善的形式，善的理念。你必须把它理解为知识和已知真理的根源。

然而，尽管知识和真理本身都很公正，但如果你认为真理比这两者更加公正，你的想法就对了。真理不仅仅是知识的来源。

至于知识和真理，即便在我们举的例子中，将光和视觉视为太阳般，视为万物之源，这没错，明白吗？但绝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太阳，就是万物之源。所以，在这里，我们应该把知识和真理看作是善，是善的形式，是美好的形式。

但认为他们之中任何一人就是善，都是不正确的。更高的荣耀属于拥有和养成善的习惯。这时，有人插话道：你所说的，真是不可思议的美啊。

如果它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，却又在美上超越它们，那么它本身究竟是什么？再往下看，我想你会说，太阳不仅赋予可见之物可见的力量，也为它们的生成、成长和滋养提供了保障。尽管它本身并非生成之物。

同样地，你也要说，知识对象不仅接受善的存在，而且从善的存在中获得它们正在被创造的状态，它们的存在和本质或本性都源于善。它们源于此。虽然善并非本质，但它在尊严和超凡的力量上超越本质。因此，善是知识的源泉，是形式存在的源泉，是本性的源泉，是万物各种本性、形式的源泉，明白吗？那么，当他提到源泉时，他指的是作为开端的创始者，还是指万物持续依赖的源泉？嗯，我认为很明显，他指的是后者。

它们的存在源于与至善形式的关联。如果他指的是事物本身的各种形式是永恒的，那么起源问题就不存在了。嗯，他后来又谈到了这类问题。

好的，现在我们来看《巴门尼德篇》，我已经把各个对话的名称写下来了，方便你们查找。在《巴门尼德篇》中，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们上周讨论过这段文本，巴门尼德谈到了“一”与“多”的区别。明白了吗？当然，“善”就变成了“一”。

然而，具体事物的世界，变化的世界，代表着多元。善只有一种形式。这就是唯一。

顺便一提，柏拉图主义不仅吸引了早期基督教，也吸引了犹太教。如果你想了解其中的联系，请记住《申命记》中著名的《示玛篇》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！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。”

什么？就是那一个？很好。明白其中的联系了吗？嗯，回想一下，在你这周要讲解的《斐德罗篇》中，他谈到美本身，并将其与具体的各种美区分开来。你明白了吗？那一个，那至善，至善本身，美本身，美好的事物都包含在其中。

从这一点出发，他后期的著作朝着两个方向发展，至少表面上看是两个方向，但实际上它们是一回事。第一个方向是宇宙论。第二个方向是道德秩序。

哦，又来了。这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论调。由于“一”——即至善，即万物之形——的存在，宇宙才有秩序，理性的秩序，赫拉克利特称之为逻各斯结构。

但正因为形式本身就是善，所以善就应该被效仿。我们应该像善一样。这样，你就能理解道德秩序以及宇宙秩序的概念。

宏观世界，即宇宙；微观世界，即城邦和个人道德生活。而二者秩序的源泉都是善，是善的形式。

嗯，表面上看，这似乎与《蒂迈欧篇》中的宇宙论有关。我们稍后会探讨《蒂迈欧篇》中的一些选段。在《蒂迈欧篇》中，他谈到了工匠和世界灵魂。

我犯了个错误；我把律法写下来了。好吧，那应该是《蒂迈欧篇》。在《蒂迈欧篇》中，他谈到了工匠和世界灵魂。

关于世界灵魂的论述在《律法书》、《斐勒布篇》和《智者篇》中反复出现，篇幅比《蒂迈欧篇》要短。那么，这位工匠究竟是什么呢？从词源学上讲，工匠就是创造艺术的人。

劳动者。希腊语是demiurge, demiurgos。那就是工人。

一位工匠。所以，这里描绘的是一位宇宙工匠，一位宇宙创造者。

这位工匠本性善良，希望万物皆善，于是便按照理念创造了万物。这段话很难按字面意思理解。

因为在这段文字中，柏拉图似乎放弃了他惯用的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进行对话、最终在谈话中阐明一切的方法。相反，柏拉图发表了一篇演说，讲述了一个他称之为“合情合理的故事”。仿佛清晰的概念化和字面表达的能力，正遭遇各种迷雾、阴霾和概念障碍。

因此，他所塑造的造物主形象或许并非字面意义上的人格化神祇。这很难说。但至少在他看来，用人格化神祇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最为恰当。

然而，从字面上讲，他确实想要它。但请注意，造物主，也就是工匠，是善良的。仿佛在说，我们在《理想国》中讨论过的那种善良，正是我在这里所指的。

造物主，至善者，并非仅仅是一个值得敬仰的理想，一个超越的理想。毕竟，祂是万物存在的源泉。那么，祂为何不能也是宇宙生成的源泉呢？存在？生成？宇宙存在的源泉。

所以他说，他本性善良，希望万物皆善。于是他按照形式创造了万物。仿佛那些理念、那些计划，才是真正的创造者。

这让他听起来更像个建筑师，而不是个真正的工人。希腊人对事物的看法相当亚里士多德式。我说的是亚里士多德式吗？贵族式的事物看法。

因此，真正成为一名工匠，亲手劳作，有损贵族的尊严。但构思和规划则是另一回事。所以他似乎把工匠视为规划者，视为建筑师。

谁赋予了世界灵魂？世界灵魂？是的，他似乎把宇宙看作是有生命的，就像一个活物。他用的就是这个词。

身与魂。事实上，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前甚至更早的时代。你读泰勒斯的时候注意到这句话了吗？你还记得泰勒斯吗？世界是有灵魂的，充满了神灵。

有灵魂吗？世界有灵魂吗？世界充满灵魂吗？是的，因为灵魂的概念，希腊语“psyche”，含义非常模糊。它既指生命，也指灵魂，就像拉丁语“anima”一样，既指灵魂也指生命。明白了吗？所以希腊人认为动物也有灵魂。

如果你今生不够优秀，来世可能会变成动物。这是对那些相信轮回转世的人来说的。你明白吗？但他在这里说的是神灵，是神祇。

将灵魂比作神，或者说“神”这个词仅仅是指某种非物质的力量？一些并非像我们一样由血肉之躯构成的存在。虚无。神。

总之，他所拥有的是一种世界灵魂，仿佛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。柏拉图从未听说过牛顿的机械宇宙论。

一个看似死寂的事物。你明白吗？对希腊人来说，宇宙并非死寂。它是鲜活的！拥有它自身的力量。

它自身的生命力。明白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柏林的浪漫主义者们回过头去研究柏拉图。明白了吗？因为他们也认为自然界是有生命的。

但这种世界灵魂，正是塑造宇宙形态的活跃力量。工匠将其赋予遍及万物、赋予万物生命、驱动万物按照形态运行的世界灵魂。正如你的灵魂应当赋予你的身体生命和动力，使其按照善，按照形态而行动一样。

因此，世界之魂，整个宇宙，都应该按照善的原则运行。宇宙秩序。嗯，在他于《斐勒布篇》和《萨维斯法则》中对此的进一步论述中，似乎灵魂与理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。

正如个体人类灵魂中存在理性灵魂一样，理性灵魂支配着生命。因此，世界灵魂也如同理性秩序的制定者。

明白了吗？你又回到了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，呼应着这个概念。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。事实上，正是在这种语境下，他在《斐勒布篇》中赞扬阿那克萨戈拉从宇宙理性——努斯——的角度进行思考。

尽管阿那克萨戈拉的论述还不够深入。我们稍后会在《蒂迈欧篇》中探讨他的宇宙论。但在《泰阿泰德篇》中，他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道德秩序方面。

再看看讲义第一页底部摘自《泰阿泰德篇》的节选，苏格拉底的演讲。罪恶永远无法根除。

因为善必然有其对立面。在具体的世界里，总存在着对立的特质。光明与黑暗。

冷与热，干与湿，善与恶，皆有其对立面。

它们在神圣的世界里也无容身之地。但它们必然会萦绕在我们凡人的世界里。在永恒的领域里，没有邪恶。

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。我们稍后再讨论邪恶的问题。但现在，让我们先来看这段话的其余部分。

所以，我们应该竭尽全力，从这个世界飞向另一个世界。这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地变得像神一样。那就是借助智慧，变得正直、公正。

效法上帝才是我们所追求的至善。仅此而已。要让人们相信，远离邪恶、追求良善的理由并非世俗所能提供的，这并非易事。

真正的动机并非在于显得无辜善良。修辞学家追求的是表象，是诡辩家们所追求的。那些诡辩家们。

在我看来，这跟民间传说没什么两样。让我们这样看待真理：在神圣之中，没有丝毫不义的影子。

唯有完美的正义。而我们每个人，若能尽可能地追求正义，尽可能地摒弃一切不义，便最接近神性。

正是在这里，一个人展现了他真正的精神和力量。或者，展现了他精神的匮乏和虚无。明白这一点，才是真正的智慧和卓越。

对此一无所知是盲目和卑劣的。因此，善的形式具有道德意义。善的形式为道德生活提供了典范和理想。

在政治家的论述中，他谈到政治时，将上帝（他使用了“上帝”这个词）比作一位牧养人民的政治家。他将政治家比作牧羊人，因此也将上帝比作一位牧养人民的政治家。这种对人民福祉的关怀体现在方方面面。

在律法中，他将上帝描述为一个自主运行的世界灵魂，仿佛他抹去了创造者与世界灵魂之间的区别，使二者合而为一。

上帝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世界灵魂，他知晓万事万物，关心人类及其事务。这就是牧羊人的一面。

奖赏善恶，并使整个自然界臻于完美。祂是律法之神。

嗯，这就是柏拉图笔下逐渐形成的上帝形象的大致轮廓。这很引人入胜。你毫不犹豫地，说，《理想国》中的“至善”理念，或者《巴门尼德篇》中的“一”，都是有神论的存在。

你明白了吗？然而，当你读到那些法则，也就是《蒂迈欧篇》时，它听起来就越来越像那样了。再加上道德层面。《蒂迈欧篇》给人的第一印象，似乎只是在讲宇宙论。

但如果你通读《蒂迈欧篇》，就会发现其核心目的和关注点并非宇宙论，而是道德生活，是灵魂的修养。

他通过一个由善主宰的宇宙秩序的概念来阐述这一点，这个秩序由一个世界灵魂驱动。你明白吗？所以，柏拉图所构建的宇宙论，实际上是为了探讨道德秩序而采取的手段。

在个人生活中，也在城邦生活中。我先停一下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探讨一下恶的问题，但我们先来谈谈这一点。

有什么问题吗？嗯？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形式的本质必须是善的形式。为什么不能是爱的形式呢？嗯，是的。事物的形式就是理想，就是原型。

“好”的概念就是“卓越”的概念，就是卓越本身。所以，如果你从事物参与形式的程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。

你看，在一切美好事物的顶端，便是卓越。那是至善的最高境界。然而，他并不想具体指出是哪一种善。

你明白了吗？但是，他所说的“好”、“善”、“卓越”，不仅仅指道德上的善。你明白了吗？也包括非道德上的善。注意我们对“善”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有多广。

你看？我们会互道问候，会谈论好狗，会说好吃的饭菜。

你看？它不仅指善行，也指好人。所以，“好”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卓越，就是品质。

理想品质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它是一个总括性术语。无论你指的是知晓真理的善，还是拥有真理的善。

或者艺术中的善，对他而言就是美。明白吗？或者道德生活中的善，对他而言就是正直或公正。这些都只是善的体现方式。

对他而言，善就是最能参与形式的存在。它是形式的本质。好吧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恶的问题。

显然，邪恶代表着不和谐。而宇宙中的善则关乎和谐秩序，万物各得其所。

邪恶是一种不和谐。我们如何解释宇宙中的和谐与不和谐？善与恶。嗯，他在不同的地方给出了不同的解释，至少表面上有所不同。

在《蒂迈欧篇》中，他注意到，除了理性之外，还有世界灵魂的运作。必然性也同样存在。希腊语术语 *anankhe*，我想我们可以这样音译。

必然性。某种盲目命运的因果必然性。因此，除了善之外，自然界中似乎还存在着一些盲目的力量在发挥作用。

有些人把这些和他关于“非存在”的论述联系起来，仿佛“非存在”是一种原始的物质。桀骜不驯，恣意妄为。

仿佛柏拉图是个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者。你拥有永恒的物质，你无法完全掌控它。同时，你也拥有永恒的灵魂，即理性。

邪恶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物质桀骜不驯，抗拒合理的秩序。这好比人体在不受控制的力量驱使下，最终失控一样。由此便产生了一种二元论的解释。

这种解读更偏向诺斯替主义方向。柏拉图之后的主流思想，在解读他时，则更倾向于一元论，仿佛不存在两个终极实在，而只有一个。

物质的本质是虚无。它什么都不是。而你所拥有的，不过是形式试图在充满冲突细节的世界中，以具体细节的方式展现自身。

这种必然性。这就变成了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，而非二元论的解释。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具有理性的本质。

灵魂。思想。形式。

但这种现象是有表现形式的，也就是现象或表象。

但它们本身并非现实。嗯，这种方向体现在新柏拉图主义运动中，我们稍后会详细探讨。所以，对于这种必要性和理由，存在着不确定性。

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把这种必然性理解为自然力。所以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从窗户摔下来摔断了脖子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这并非一个理性的宇宙，对吧？嗯，如果你不小心，自然力就会给你带来麻烦。现在，在“法则”部分，他提出了另一个令人费解的观点，似乎倾向于二元论。

除了单一的灵魂或世界灵魂之外，他还提到了二元性。二元性。二元性。

这实际上就是第二层级。如果单子是第一层级，那么二元组就是第二层级。仿佛存在第二种类型的事物似的。

他说的难道不是指自然力吗？很难说。更详细的描述在《政治家报》上。我把那篇文章的内容放在了讲义的第二页。

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。讲义第二页。他所拥有的显然不是二元论的东西。

这就像物质世界中对立属性之间的相互作用。你看，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，人们在谈论元素时，谈论的就是对立的元素。你还记得阿那克西曼德吗？

他发现，元素不仅像水一样湿润，也像水一样干燥；不仅像热一样温暖，也像冷一样寒冷。因此，他拒绝将任何一种元素视为终极元素。

他没有谈论他的围裙，而是谈论起那件难以名状的东西。柏拉图似乎认为物质宇宙中存在两种对立的属性。请注意他是怎么做的。

页面顶部。仔细聆听，你就会明白。在某个时代，上帝亲自协助宇宙运行，并通过赋予宇宙自转来引导它。

但也有他放开控制的时期。当在他指导下，电路运行到其预定的时间期限后，他就会放开控制。此后，电路便开始在自身动力的驱使下反向运转。

因为它是一个有生命的生物，由创造它的那一位赋予了理性。而这种逆向旋转的能力是必然的，是它与生俱来的，个中缘由我必须解释。好了，你明白了吗？这就好比给你给弹簧上紧发条，然后松开。

如果你松手，它就会展开。明白了吗？你把花园水管卷起来，然后打开水龙头，水压全开。它就会自动展开。

仿佛有什么东西不愿停留在水管里、春天里、宇宙中。所以，请继续读下去。永恒不变、坚定不移、亘古长存，唯有至高无上的神灵才拥有。

身体的本质并不赋予它这样的地位。不，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变化。它们不会一成不变。

我们称之为天堂或宇宙的这片天地，从创造它的那位那里获得了许多神圣的恩赐。但它也被赋予了物质形态。因此，它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。

然而，它的运动在同一地点却是匀速且变化的。因此，它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反向旋转，这是它自身运动变化最小的一种可能方式。是的，这种反向运动是你拥有的最轻微负面效果。

由此会产生一些对有限世界整体运转而言必不可少的现象，但它们并非好事。唯有万物之主宰才能使宇宙永远以相同的方式运转。即便如此，祂也无法使宇宙时而以一种方式运转，时而以另一种方式运转。

基于以上种种原因，关于宇宙的许多教义都是被禁止宣称的。我们不能说宇宙会自行运动，以某种方式永恒旋转。我们也不能说，是上帝在永恒的时间里，以两种相反的交替旋转方式，使整个宇宙整体运转。

我们不能说一对神祇使事物在相反的意义交替运转。他似乎明确地否定了二元论。你看。

并非指向两位对立的神祇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肯定上述教义，这是仅存的可能性。在某个时代，它得到超越神圣力量的助力，获得生命的更新和创造的永生。

在另一个时代，它被释放时，凭借自身内在的力量运动，在释放之时积蓄了巨大的动能，以至于可以反向旋转。接下来的段落与之平行，出现在几页之后。它之所以拥有所有美德，是因为上帝在将其安排成现在的秩序时所做出的举动。

它源于最初的混沌状态，如同那原始的混沌、原始的黏稠物，一切罪恶和邪恶都由此而生。而它反过来又将邪恶传染给其中的生灵。当它受到神圣指引时，它便能创造良善，而对其养育的生灵而言，邪恶则微乎其微。

但当宇宙必须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继续前行时，在上帝放弃掌控后的最初几年里，一切都还算平静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宇宙中对上帝的遗忘逐渐滋生，古老的混沌状态开始显现。最终，当这个宇宙时代走向终结时，这种混乱达到了顶峰。

它创造一些美好的事物，也带来一些腐败，如此循环往复。然后，当最初创造它的神再次审视它。祂目睹它所遭受的苦难，忧心忡忡，唯恐它沉沦，在风暴和混乱中挣扎，再次消融于无底的差异深渊，于是祂再次掌舵。

所以他实际上是在描绘一种循环往复的宇宙观。这种循环，或者说，是有序、理性的和谐与日益加剧的不和谐之间的循环。一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也有类似的循环宇宙观。

你还记得阿那克西米尼吗？他认为基本元素是空气，他思考过凝结和稀薄的循环，融合和分解，就是那种循环往复的过程。

这在古希腊人中相当普遍。柏拉图后来的政治思想也呼应了这种观点，他思考着各种不同的政府形式，这些形式在社会发展的无限循环中不断更迭。你看。

所以，仁慈的暴政一旦结束，就会滋生与之截然相反的局面。看看俄罗斯在遭受重创后的混乱就知道了。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。

所以柏拉图似乎也是这么想的。有限的存在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，因为它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变化的世界。因此，邪恶是有限的物质宇宙自然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它是一种天然成分。那么，自然之恶的问题，或者说自然之恶的问题，就是指有限生命体本身的性质问题，而非源于某种道德观念。当然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仍然将自然之恶与道德之恶区分开来。

显然，这种对邪恶的看法无法让基督教神学家满意。但它有助于阐明他们必须面对的邪恶问题。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一点。

好的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嗯，嗯，嗯，在永恒不变的形式中，没有邪恶。

人性的形式是人性永恒不变的理想本质。好的。但当你遇到具体的人类，有血有肉的人类时，就会出现相反的趋势。

理想的苹果不是腐烂的苹果。只有当苹果的果实被赋予了特定的生命，它们才会腐烂。嗯。

是的，是的。当然，自然神论，即上帝创造万物但不积极参与其中的观点，实际上是18世纪发展起来的。

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说这其中蕴含着自然神论的雏形，因为上帝并非时刻掌控着一切。借用柏拉图的比喻来说，有些人从中看到了某种二元论，正如我之前所说。

在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发展中，出现了一种泛神论。好了，柏拉图，你倒是拿定主意啊。唉，可怜的柏拉图，他预见了所有这些可能性，他先于人们对它们进行清晰的阐述。

他就像在黑暗中摸索。是啊。嗯。

是啊。是啊。没错。

是的。你看，问题在于“无”是否意味着没有永恒的形式，但又保留了存在一种未被创造的原始物质的可能性。没错。

你的说法颠倒了；你的意思是，如果存在某种非存在状态，你就不能说存在非存在状态。是的，在这种情况下说存在非存在状态，并不意味着非存在状态等同于虚无，而只是指某种特定的虚无状态。好的。

还记得那句话吗？“没什么特别的”？它很重要。我说的时候，你觉得它很可爱，对吧？它意义非凡，不仅仅是可爱。好吧，关于这个话题，我们本来应该一起通读一下选集里的《蒂迈欧篇》，但我们没时间了。

那么我们就从周三开始吧，这样在深入探讨人类灵魂这个微观世界之前，可以先引发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其他问题。谢谢。